第四十二回 公子妓院说科场 家人苗疆报信息

话说两个婊子才进房门，王义安向洗手的那个人道：“六老爷，你请过来，看看这两位新姑娘。”两个婊子抬头看那人时，头戴一顶破头巾，身穿一件油透的元色绸直裰，脚底下穿了一双旧尖头靴，一副大黑麻脸，两只的溜骨碌的眼睛黄评：凡写一人，必令如见，且不待开口即可想见其为人，神乎技矣。洗起手来，自己把两个袖子只管往上勒。又不像文，又不像武。

那六老爷从厨房里走出来，两个婊子上前叫声“六老爷！”歪着头，扭着屁股，一只手扯着衣服衿，在六老爷跟前行个礼黄评：又画出。那六老爷双手拉着道：“好！我的乖乖姐姐！你一到这里就认得汤六老爷，就是你的造化了！”王义安道：“六老爷说的是。姑娘们到这里，全靠六老爷照顾。请六老爷坐。拿茶来敬六老爷。”汤六老爷坐在一张板凳上，把两个姑娘拉着，一边一个，同在板凳上坐着。自己扯开裤脚子，拿出那一双黑油油的肥腿来搭在细姑娘腿上，把细姑娘雪白的手拿过来摸他的黑腿黄评：笑倒。吃过了茶，拿出一袋子槟榔来，放在嘴里乱嚼，嚼的滓滓渣渣，淌出来，满胡子，满嘴唇天二评：天壤间有此怪物，好与龙老三抗衡。左边一擦，右边一偎，都偎擦两个姑娘的脸巴子上。姑娘们拿出汗巾子来揩，他又夺过去擦夹肢黄评：恶赖至此。凡此等形状，先生从何处见来？佩服佩服。。王义安才接过茶杯，站着问道：“大老爷这些时边上可有信来？”汤六老爷道：“怎么没有？前日还打发人来，在南京做了二十首大红缎子绣龙的旗，一首大黄缎子的坐纛[[1]](#footnote-1)。说是这一个月就要进京。到九月霜降祭旗[[2]](#footnote-2)，万岁爷做大将军，我家大老爷做副将军。两人并排在一个毡条上站着磕头。磕过了头，就做总督。齐评：真是吓�豕辍㈡蛔拥幕啊Ｌ於�评：�所未�。黄评：末句无情无理，确是此等人谈吐。正说着，捞毛的[[3]](#footnote-3)叫了王义安出去，悄悄说了一会话。王义安进来道：“六老爷在上，方才有个外京客要来会会细姑娘，看见六老爷在这里，不敢进来。”六老爷道：“这何妨？请他进来不是。我就同他吃酒。”当下王义安领了那人进来，一个少年生意人。

那嫖客进来坐下，王义安就叫他称出几钱银子来，买了一盘子驴肉，一盘子煎鱼，十来筛[[4]](#footnote-4)酒。因汤六老爷是教门人，买了二三十个鸡蛋，煮了出来黄评：此等居室酒肴，直是地狱，先生又何得见来？。点上一个灯挂。六老爷首席，那嫖客对坐。六老爷叫细姑娘同那嫖客一板凳坐，细姑娘撒娇撒痴定要同六老爷坐。四人坐定，斟上酒来，六老爷要猜拳，输家吃酒赢家唱；六老爷赢了一拳，自己哑着喉咙唱了一个《寄生草》[[5]](#footnote-5)，便是细姑娘和那嫖客猜。细姑娘赢了。六老爷叫斟上酒，听细姑娘唱。细姑娘别转脸笑，不肯唱。六老爷拿筷子在桌上催着敲，细姑娘只是笑，不肯唱。六老爷道：“我这脸是帘子做的，要卷上去就卷上去，要放下来就放下来齐评：是泼皮声口。我要细姑娘唱一个，偏要你唱！”王义安又走进来帮着催促，细姑娘只得唱了几句。唱完，王义安道：“王老爷来了。”那巡街的王把总进来，见是汤六老爷，才不言语。婊子磕了头，一同入席吃酒，又添了五六筛。直到四更时分，大老爷府里小狗子拿着“都督府”的灯笼黄评：老爷大而狗子小，趣甚。说：“府里请六爷。”六老爷同王老爷方才去了。嫖客进了房，端水的来要水钱，捞毛的来要花钱。又闹了一会，婊子又通头、洗脸、刷屁股。比及上床，已鸡叫了黄评：真滑稽，但先生何从知之。

次日，六老爷绝早来说，要在这里摆酒，替两位公子饯行，往南京恭喜去。王义安听见汤大老爷府里两位公子来，喜从天降。忙问：“六老爷，是即刻就来，是晚上才来？”六老爷在腰里摸出一封低银子，称称五钱六分重，递与王义安，叫去备一个七簋两点的席，“若是办不来，再到我这里找。黄评：打乌龟把式。王义安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只要六老爷别的事上多挑他姐儿们几回就是了。这一席酒，我们效六老爷的劳。何况又是请府里大爷、二爷的。”六老爷道：“我的乖乖，这就是在行的话了。只要你这姐儿们有福，若和大爷、二爷相厚起来，他府里差甚么？——黄的是金，白的是银，圆的是珍珠，放光的是宝齐评：说得热闹。我们大爷、二爷，你只要找得着性情，就是捞毛的，烧火的，他也大把的银子挝出来赏你们。”李四在旁听了，也着实高兴。吩咐已毕，六老爷去了。这里七手八脚整治酒席。到下午时分，六老爷同大爷、二爷来。头戴恩荫巾，一个穿大红洒线直裰，一个穿藕合[[6]](#footnote-6)洒线直裰黄评：观其服色，写出戏场花公子来。脚下粉底皂靴，带着四个小厮，大清天白日，提着两对灯笼：一对上写着“都督府”，一对写着“南京乡试”齐评：护身符。黄评：趣语。大爷、二爷进来，上面坐下。两个婊子双双磕了头。六老爷站在旁边黄评：傲弟恭兄。大爷道：“六哥，现成板凳，你坐着不是。”六老爷道：“正是。要禀过大爷、二爷：两个姑娘要赏他一个坐？齐评：好官派。二爷道：“怎么不坐？叫他坐了！”两个婊子，轻轻试试，扭头折颈黄评：写得出。坐在一条板凳上，拿汗巾子掩着嘴笑黄评：实是写得象。大爷问：“两个姑娘今年尊庚？”六老爷代答道：“一位十七岁，一位十九岁。”王义安捧上茶来，两个婊子亲手接了两杯茶，拿汗巾揩干了杯子上一转的水渍，走上去，奉与大爷、二爷。大爷、二爷接茶在手，吃着。六老爷问道：“大爷、二爷几时恭喜起身？”大爷道：“只在明日就要走。现今主考已是将到京了，我们怎还不去？”六老爷和大爷说着话，二爷趁空把细姑娘拉在一条板凳上坐着，同他捏手捏脚，亲热了一回。

少刻就排上酒来。叫的教门厨子，备的教门席，都是些燕窝、鸭子、鸡、鱼。六老爷自己捧着酒奉大爷、二爷上坐，六老爷下陪，两个婊子打横。那菜一碗一碗的捧上来。六老爷逼手逼脚的坐在底下吃了一会酒黄评：实是恭敬。六老爷问道：“大爷、二爷这一到京，就要进场了？初八日五更鼓先点太平府，点到我们扬州府怕不要晚？”大爷道：“那里就点太平府！贡院前先放三个炮，把栅栏子开了；又放三个炮，把大门开了；又放三个炮，把龙门开了；共放九个大炮。黄评：先生真善滑稽也，不怕肉麻。齐评：穿插绝妙。二爷道：“他这个炮还没有我们老人家辕门的炮大。”大爷道：“略小些，也差不多。放过了炮，至公堂上摆出香案来。应天府尹大人戴着幞头，穿着蟒袍，行过了礼，立起身来，把两把遮阳遮着脸。布政司书办跪请三界伏魔大帝关圣帝君进场来镇压，请周将军进场来巡场黄评：绝倒。放开遮阳，大人又行过了礼。布政司书办跪请七曲文昌开化梓潼帝君进场来主试，请魁星老爷进场来放光。齐评：如同道士�天神天将一般，说得热闹之至。六老爷吓的吐舌道：“原来要请这些神道菩萨进来！可见是件大事！”顺姑娘道：“他里头有这些菩萨坐着，亏大爷、二爷好大胆还敢进去！若是我们，就杀了也不敢进去！”六老爷正色道：“我们大爷、二爷也是天上的文曲星，怎比得你姑娘们！”大爷道：“请过了文昌，大人朝上又打三恭，书办就跪请各举子的功德父母。”六老爷道：“怎的叫做功德父母？”二爷道：“功德父母，是人家中过进士做过官的祖宗黄评：是是，做官的方有功德。方才请了进来；若是那考老了的秀才和那百姓，请他进来做甚么呢？”大爷道：“每号门前还有一首红旗，底下还有一首黑旗。那红旗底下是给下场人的恩鬼墩着[[7]](#footnote-7)；黑旗底下是给下场人的怨鬼墩着。到这时候，大人上了公座坐了。书办点道：‘恩鬼进，怨鬼进。’两边齐烧纸钱，只见一阵阴风，飒飒的响，滚了进来，跟着烧的纸钱滚到红旗、黑旗底下去了。齐评：又如和尚放焰口一般，更说得热闹。汤太爷可谓博通三教矣。天二评：书中人正襟而谈，读者已笑得欲呕。顺姑娘道：“阿弥陀佛！可见人要做好人黄评：此语偏出自婊子，妙。到这时候就见出分晓来了！”六老爷道：“像我们大老爷在边上积了多少功德，活了多少人命，那恩鬼也不知是多少哩！一枝红旗，那里墩得下？”大爷道：“幸亏六哥不进场；若是六哥要进场，生生的就要给怨鬼拉了去！齐评：可谓绝妙回敬。六老爷道：“这是怎的？”大爷道：“像前科我宜兴严世兄，是个饱学秀才，在场里做完七篇文章，高声朗诵，忽然一阵微微的风，把蜡烛头吹的乱摇，掀开帘子伸进一个头来，严世兄定睛一看，就是他相与的一个婊子。严世兄道：‘你已经死了，怎么来在这里？’那婊子望着他嘻嘻的笑。严世兄急了，把号板一拍，那砚石就翻过来，连黑墨都倒在卷子上，把卷子黑了一大块，婊子就不见了。严世兄叹息道：‘也是我命该如此！’可怜下着大雨，就交了卷，冒着雨出来，在下处害了三天病。我去看他，他告诉我如此，我说：‘你当初不知怎样作践了这人，他所以来寻你。’六哥，你生平作践了多少人？你说这大场[[8]](#footnote-8)进得进不得？”两个姑娘拍手笑道：“六老爷好作践的是我们，他若进场，我两个人就是他的怨鬼！齐评：席上生风，的是妙谈。吃了一会，六老爷哑着喉咙唱了一个小曲；大爷、二爷，拍着腿，也唱了一个；婊子唱是不消说。闹到三更鼓，打着灯笼回去了。

次日，叫了一只大船上南京。六老爷也送上船，回去了。大爷、二爷在船上闲谈着进场的热闹处，二爷道：“今年该是个甚么表题[[9]](#footnote-9)？”大爷道：“我猜没有别的，去年老人家在贵州征服了一洞苗子黄评：伏后文。一定是这个表题。”二爷道：“这表题要在贵州出。”大爷道：“如此；只得求贤、免钱粮两个题，其馀没有了。”一路说着，就到了南京。管家尤胡子接着，把行李搬到钓鱼巷住下。大爷、二爷走进了门，转过二层厅后，一个旁门进去，却是三间倒坐的河厅，收拾的倒也清爽。两人坐定，看见河对面一带河房，也有朱红的栏杆，也有绿油的窗槅，也有斑竹的帘子，里面都下着各处的秀才，在那里哼哼唧唧的念文章。

大爷、二爷才住下，便催着尤胡子去买两顶新方巾；考篮、铜铫、号顶[[10]](#footnote-10)、门帘、火炉、烛台、烛剪、卷袋，每样两件；赶着到鹫峰寺写卷头[[11]](#footnote-11)、交卷；又料理场食：月饼、蜜橙糕、莲米、圆眼肉、人参、炒米、酱瓜、生姜、板鸭黄评：细细写者，言入场不过吃耳。大爷又和二爷说：“把贵州带来的‘阿魏’[[12]](#footnote-12)带些进去，恐怕在里头写错了字着急。黄评：我恐“着急”不仅在错字，连错字也写不出，奈何。足足料理了一天，才得停妥。大爷、二爷又自己细细一件件的查点，说道：“功名事大，不可草草！”

到初八早上，把这两顶旧头巾叫两个小子带在头上，抱着篮子到贡院前伺候。一路打从淮清桥过，那赶抢摊的[[13]](#footnote-13)摆着红红绿绿的封面，都是萧金铉、诸葛天申、季恬逸、匡超人、马纯上、蘧夫选的时文黄评：又带挽前文。一直等到晚，仪征学的秀才点完了，才点他们。进了头门，那两个小厮到底不得进去。大爷、二爷，自己抱着篮子，背着行李，看见两边芦柴堆火光一直亮到天上。大爷、二爷坐在地下，解怀脱脚。听见里面高声喊道：“仔细搜检！”大爷、二爷跟了这些人进去，到二门口接卷，进龙门归号。初十日出来，累倒了，每人吃了一只鸭子黄评：鸭子恐不能补枯肠。眠了一天。三场已毕。到十六日，叫小厮拿了一个“都督府”的溜子[[14]](#footnote-14)，溜了一班戏子来谢神天二评：费心极矣。

少刻，看茶的到了。他是教门，自己有办席的厨子，不用外雇。戏班子发了箱来，跟着一个拿灯笼的，拿着十几个灯笼，写着“三元班”；随后一个人，后面带着一个二汉，手里拿着一个拜匣黄评：细。到了寓处门首，向管家说了，传将进去。大爷打开一看，原来是个手本，写着：“门下鲍廷玺谨具喜烛双辉，梨园一部，叩贺。黄评：鲍廷玺余波。大爷知道他是个领班子的，叫了进来。鲍廷玺见过了大爷、二爷，说道：“门下在这里领了一个小班，专伺候诸位老爷。昨日听见两位老爷要戏，故此特来伺候。”大爷见他为人有趣，留他一同坐着吃饭。过了一回，戏子来了。就在那河厅上面供了文昌帝君、关夫子的纸马[[15]](#footnote-15)黄评：二神曰：“我等无功”。天二评：可�z周�}不得躬逢其盛，白白地巡场效劳。两人磕过头，祭献已毕。大爷、二爷、鲍廷玺共三人，坐了一席。锣鼓响处，开场唱了四出尝汤戏[[16]](#footnote-16)。天色已晚，点起十几副明角灯来，照耀的满堂雪亮。足足唱到三更鼓，整本已完。鲍廷玺道：“门下这几个小孩子跑的马倒也还看得，叫他跑一出马，替两位老爷醒酒。”那小戏子一个个戴了貂裘，簪了雉羽，穿极新鲜的靠子，跑上场来，串了一个五花八门。大爷、二爷看了大喜。鲍廷玺道：“两位老爷若不见弃，这孩子里面拣两个留在这里伺候。天二评：文卿之风泯矣绝矣！。大爷道：“他们这样小孩子，晓得伺候甚么东西齐评：老气横秋。有别的好顽的去处，带我去走走。”鲍廷玺道：“这个容易。老爷，这对河就是葛来官家，他也是我挂名的徒弟；那年天长杜十七老爷在这里湖亭大会，都是考过，榜上有名的。老爷明日到水袜巷，看着外科周先生的招牌，对门一个黑抢篱[[17]](#footnote-17)里，就是他家了。天二评：伏笔。二爷道：“他家可有内眷黄评：兄外也，弟内也，书中写公子者五：二娄、二杜、二汤、二胡、二徐也，然无一笔相同，却又故意弟兄并写，愈见其难。二娄性情相合，二杜一豪一腻，二汤同是戏场之花公子，二胡则一吝一乱，二徐则纯是贵公子：举止不与诸人相犯。试问从来小说有如此本领否？。我也一同去走走。”鲍廷玺道：“现放着偌大的十二楼，二老爷为甚么不去顽耍，倒要到他家去？少不得都是门下来奉陪。天二评：文卿在九原当为倪老痛哭。说毕，戏已完了。鲍廷玺辞别去了。

次日，大爷备了八把点铜壶[[18]](#footnote-18)、两瓶山羊血[[19]](#footnote-19)、四端苗锦、六篓贡茶，叫人挑着，一直来到葛来官家。敲开了门，一个大脚三[[20]](#footnote-20)带了进去。前面一进两破三[[21]](#footnote-21)的厅，上头左边一个门，一条小巷子进去，河房倒在贴后。那葛来官身穿着夹纱的玉色长衫，手里拿着燕翎扇，一双十指尖尖的手，凭在栏杆上乘凉天二评：其人如玉。看见大爷进来，说道：“请坐。老爷是那里来的？”大爷道：“昨日鲍师父说，来官你家最好看水，今日特来望望你。还有几色菲人事，你权且收下。”家人挑了进来。来官看了，喜逐颜开，说道：“怎么领老爷这些东西？”忙叫大脚三：“收了进去。你向相公娘说，摆酒出来。”大爷道：“我是教门，不用大荤。”来官道：“有新买的极大的扬州螃蟹，不知老爷用不用？”大爷道：“这是我们本地的东西，我是最欢喜。我家伯黄评：伯伯即父母也。大老爷在高要带了家信来，想的要不的，也不得一只吃吃。”来官道：“太老爷是朝里出仕的？”大爷道：“我家太老爷做着贵州的都督府黄评：大老爷官小，故不答，却另说都督府。天二评：灯笼未带故也。我是回来下场的。”说着，摆上酒来。对着那河里烟雾迷离黄评：“烟雾迷离”确是河房暮景，此等细切处，人所易惑，辜负作者用心。两岸人家都点上了灯火，行船的人往来不绝。这葛来官吃了几杯酒，红红的脸，在灯烛影里，擎着那纤纤玉手，只管劝汤大爷吃酒。大爷道：“我酒是够了，倒用杯茶罢。”葛来官叫那大脚三把螃蟹壳同果碟都收了去，揩了桌子，拿出一把紫砂壶，烹了一壶梅片茶。两人正吃到好处黄评：“好处”二字写得浑，确被下文周先生道破，令人失笑。忽听见门外嚷成一片。葛来官走出大门，只见那外科周先生红着脸，腆着肚子，在那里嚷大脚三，说他倒了他家一门口的螃蟹壳子。葛来官才待上前和他讲说，被他劈面一顿臭骂道：“你家住的是‘海市蜃楼’，合该把螃蟹壳倒在你门口，为甚么送在我家来？难道你上头两只眼睛也撑大了！齐评：嘲�绝倒。彼此吵闹，还是汤家的管家劝了进去。刚才坐下，那尤胡子慌忙跑了进来道：“小的那里不找寻大爷！却在这里！”大爷道：“你为甚事这样慌张？”尤胡子道：“二爷同那个姓鲍的走到东花园鹫峰寺旁边一个人家吃茶，被几个喇子囮着，把衣服都剥掉了！那姓鲍的吓的老早走了。二爷关在他家，不得出来，急得要死！那间壁一个卖花的姚奶奶，说是他家姑老太，把住了门，那里溜得脱！天二评：又有姚奶奶在彼。大爷听了，慌叫在寓处取了灯笼来，照着走到鹫峰寺间壁天二评：灯笼要紧。那里几个喇子说：“我们好些时没有大红日子[[22]](#footnote-22)过了，不打他的醮水[[23]](#footnote-23)还打那个！”汤大爷雄赳赳的分开众人，推开姚奶奶，一拳打掉了门黄评：雄赳赳不愧家学，足为兄弟御侮，真文武全才。那二爷看见他哥来，两步做一步，溜出来了。那些喇子还待要拦住他，看见大爷雄赳赳的，又打着“都督府”的灯笼，也就不敢惹他，各自都散了黄评：灯笼有用如是，无怪青天白日也要带着。两人回到下处。过了二十多天，贡院前蓝单取进墨浆去，知道就要揭晓。过了两日，放出榜来，弟兄两个都没中。坐在下处，足足气了七八天。领出落卷来，汤由三本，汤实三本黄评：借点名字。都三篇不曾看完天二评：白�M心。两个人伙着大骂帘官、主考不通。正骂的兴头，贵州衙门的家人到了，递上家信来。两人拆开来看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桂林杏苑[[24]](#footnote-24)，空成魂梦之游；虎斗龙争，又见战征之事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1. 坐纛（dù）——军事长官帐外的军旗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霜降祭旗——一般称为“迎霜降”，旧历九月霜降日各地军事长官在营地举行的一种军礼。近似后来的秋操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捞毛的——妓院里的杂役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筛——斟酒叫做“筛酒”，这里的“筛”是指斟器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《寄生草》——明、清流行的一只小曲的曲牌名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藕合——深紫绿色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墩着——蹲着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大场——指乡试试场，有时直接指乡试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表题——“表”是臣子写给皇帝的文书中的一种体裁。科举考试，规定士子也要仿写这种体裁的文章，“表题”就是这种文章的题目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号顶——一种布幔。考生携入贡院住处，钉在顶上挡灰土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写卷头——就是填卷。考生在入场前若干日，先领空白试卷，在封面上填写本人姓名、年龄、籍贯和祖宗三代履历后，交回试院，入场时再正式领取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阿魏——植物名，用这种植物的脂液熬制成的一种药品也叫“阿魏”（可消食、杀虫）。这里是指后者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赶抢摊的——就是赶集的。遇考试之年，在场外摆摊子出售闱墨文集、各种文具以及古玩字画等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溜子——就是“溜单”。本是官员出行时逐站传索供应的一种文件，豪家拿官衔片子传唤饮食游戏的供应，也叫做“溜”，是借着官府势力役使人民的恶例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5. 纸马——墨印有神像的红纸，长约五尺，用木架支起供祀，迷信的人以为神凭附、乘坐在上面，故称为“纸马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5)
16. 尝汤戏——明代习惯，筵宴中要献过汤才开始演戏。“尝汤戏”，指整本以外先演的短戏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6)
17. 黑抢篱——黑竹篱笆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7)
18. 点铜壶——用上等白铜搀和做成的锡壶。与下述的山羊血、苗锦都是西南的土特产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8)
19. 山羊血——刺取西南山地野羊的血做成的一种药品。治跌打损伤及吐血病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9)
20. 大脚三——南京旧日对未缠足的仆妇的称谓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0)
21. 两破三——两间房子隔成三间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1)
22. 大红日子——快活的日子，大吃大乐的日子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2)
23. 打他的醮水——“醮水”意为布施，“打他的醮水”是强迫他布施，就是敲他的竹杠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3)
24. 桂林杏苑——乡试例在八月举行，考上了的称为“攀桂”，会试例在三月举行，考上了的称为“探杏”。这里的“桂林杏苑”，就是指乡试、会试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4)